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八

詳校官中書_臣沈 颺

主事_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_臣王 瑣

謄錄監生_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釋道部一

釋上

運轉亡已天地密移

列子粥熊曰

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注世皆當作生按此即楞嚴觀河之謂又按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志七略

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會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尋
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湮沒而
辭而闕之者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真呂伯彊
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傅奕云
娥兒幼夫摹擬莊老宋宋祁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
之譎誕者又據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為釋氏
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具在皆
本橫行梵字譯為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篇句也
顧當詳讀內典叅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
仲豈所為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沒之說信歟抑
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
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擇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
篇而每語各著**未始出吾宗**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
其所以同者焉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邱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
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
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
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
詎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過我也有瘳矣灰
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我
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
吾衡氣幾也觺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
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
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

馬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
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
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吾與
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
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
饗食猶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瑑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怛然而封戎壹以是終按酉陽雜俎曰相傳云一公初
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
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為處乎剎末也
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顙面赤作
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
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曰和尚心在前
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
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
而知矣又說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說說不迎接直
責之曰僧何為俗入囂湫處說微曠亦不答又云夫立

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詵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刺
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
寂諸佛從是出也又按大藏振字函第四卷云西京光
宅寺慧忠國師肅宗待以師禮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
云得他心慧眼勅令與師試驗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
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
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
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看弄
糊獅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周知去處師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此數公案皆與季咸相壺
子一例段成式亦云恐諸書皆點竄列子事也

有生

上見

天壤

上見

杜權

上見

善者幾

上見

太沖莫朕

上見

衡氣幾

上見

茅靡波流

上見

視聽不用耳目

上見

列子陳大夫聘魯私見
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

聖人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一一一一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按視人如豕視吾如人列子此即所為圓通三摩地也

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一一一一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

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
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
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手文摯乃命龍叔背
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
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注文摯春秋時宋國良醫
按此即吾手何如佛手
廢而任之列子孟孫陽問楊子
吾脚何如驢脚之說也
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
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得厚且久生奚為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
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
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
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
然既生則一一一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
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

其間乎按此即貴捨生而又禁自賊其生之旨也坐脫立亡於師有分祖師的意未夢見在謂其不能廢而任之也

秋毫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天

莊子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

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心齋萬物與我為一按芥子須彌閻浮衆葉此其義也

莊子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一一也回曰敢問

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

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按此即禪那波羅蜜也日觀水觀皆聽之以氣俾道集於虛也

惟道集虛上以無知知莊子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按此即邦落第八

喪足猶遺土莊子物視其所一識方得真實諦之旨也

其所以截體稱髓也按釋縣鮮火傳之莊子老聃死秦失弔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

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

之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指窮於為薪一

順猶云廢而任之現在如來也縣鮮火傳過去與未來

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莊子一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

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

所以屬於人也

五

其天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至此則五波羅蜜已究竟

而般若波羅蜜在其中圓而通

儵然而往儵然而來

莊子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
之謂真人按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非其斯之謂歟

尊足者存

莊子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務

全之也按截指豎指尊者萬化而未始有極莊子特

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一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按即狗子皆有佛性又所為下地獄即下者

也外物外生朝徹見獨

莊子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
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
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一已外

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而後能——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於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詎，于詎聞之。元冥，元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按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則戒定慧之義也。副墨以無為首，生為下云云者，則實無所得，不可思議之謂也。

脊死為尻

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以——以——以——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

跼蹐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鷄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尤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能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鏐鉞大冶化者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

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按無為首生為
春死為尻究竟此義則常樂我淨矣由是而充之以至
於鷄彈輪馬鼠肝蟲臂則蛤中一佛二菩薩勿第作感
應因緣觀也又按羅大經鶴林玉露曰禪家有觀白骨
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
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
矣余觀莊子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子因此求時
夜沒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
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
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
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
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鷄彈
輪馬鼠肝蟲臂
上見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
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
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莊子曰——曰何其下耶曰——曰何其愈下耶

曰一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無言莊子言一終溺按如何是佛乾屎橛辭旨皆合身言未嘗言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西方之教文巾子或問佛子曰聖人按此即擊地公案也曰其教何如曰一一

也中金人史記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國則沉出隴西過焉文山千餘里擊匈奴破得休

屠王祭天一一注正義曰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按魏書釋老志云金人率長丈餘不祭

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身毒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

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

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小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

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入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一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恒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四熟留役馳馬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思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像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象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

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驚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
石石頭似驚鳥名耆闍驚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
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姑
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
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
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
於此今架天地之中見乳有青色爪赤如銅見墮地能
染衣是也

行七步

見上

二龍吐水

見上

阿輸迦樹

見上

阿耨達山

見上

恒河

見上 上忉利天為母說法

見上

牛頭旃檀像

見上

上天青梯

見上

梯入地盡佛法滅

見上

耆闍崛

見上

福田衣

見上

設華蓋以祠

後漢書桓帝紀

浮圖老子注

浮圖今佛也

此但革囊盛血

後漢書襄

楷傳或言

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思愛
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遂不
盼之其守一如

不三宿桑下

見上

仁祠

後漢書楚王英傳英少時好遊俠文

此乃能成道

通賓客晚而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
天下死罪皆入繚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練白紬三十匹

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練帛以
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
之——深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助伊蒲塞桑

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見上

長丈六尺而黃金色

後漢書西域傳世傳明

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

門盛饌

見上

長丈六尺而黃金色

後漢書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

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

形象馬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
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理絕人區事出天外

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

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一一一一一一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敬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晚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精文善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法

上見

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

上見

白淨王摩邪夫

精文善

人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陀
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
利益眾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
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毗羅城
見同眾生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
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
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
人等司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
受我化同邪入正又有無量眾等同隨菩薩於天竺受
生多所
利益也
舒五指為五師子兒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涅槃
佛以慈善根力其遂一爾時醉象惶
懼而退又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刺其兩目
棄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陀
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

本
雪山吹藥

見上

四大海水入一毛孔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以一

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按國界本作世界唐人避太
斷取三千大千國界擲過恒河沙國界外見
宗諱改

五百寶蓋合成一蓋徧覆大千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爾時毗邪離有

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一長者子俱持七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

等也維摩丈室見上須彌山入芥子見上浴佛吳志劉繇傳笮融督廣陵彭城

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一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立精舍殿內晉書孝武帝紀帝初奉佛法

諸沙門以居之引五誠為教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以

腹孔出光照於一室晉書佛圖澄傳善誦神咒能使役使鬼神旁有一常以絮塞

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一一一一又常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

腹中洗臟腑見上鉢生青蓮花晉書佛圖澄傳勒召澄試以智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之頃史中一按勒石勒

勅龍取水

晉書佛圖澄傳

曜日勒由此信之

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

當一一通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

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法然微流有一

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

大至墮相輪鈴音晉書佛圖澄傳劉曜遣從弟岳攻勒

塹皆滿相輪鈴音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

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

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

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

曰一一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

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

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繫齋七日取麻油合臙

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然有輝童子驚曰有

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

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

見上

麻油研

掌粲然有輝

見上

取楊枝沾水灑呪遂蘇

晉書佛圖澄傳勒愛子斌暴病

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乎乃令告澄澄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

起矣因此有頃平復

五明

晉書鳩摩羅什傳博覽一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

契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

晉書鳩摩羅什傳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聽明超悟天下莫

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

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一

舌不爛

晉書鳩摩羅什傳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一一

灌佛宋書劉敬

宣傳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鹿野靈鷲堅固菴羅

宋書

一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

謝靈運傳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

善成欽——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

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銓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

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注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

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

今旁林苑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

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招提見

坐處也所謂恩肩銓王香積事出維摩經招提上

鐙王

贈席香積惠餐上麗塔宋書謝靈運傳謝——於郊郭

見

麗塔

宋書謝靈運傳謝——於郊郭

果甘露於道場甘露道場上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書

果甘露

甘露道場

上

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書

謝靈運傳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

以冥期寶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

早注謂曇降法派二法師也按六度謂布施持戒忍辱

波羅蜜羅屏提波羅蜜毘黎耶波羅蜜散華霏毚流香飛越

謝靈運傳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

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隱於予情諒貪感於君子

得道應須慧業宋書謝靈運傳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顓曰

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誦經千遍免刑宋書王元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謨傳上大

舉北征以元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
斌節度元謨向礪礪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麾
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始
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
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

因造前定果報指期

宋書顧顗之傳天竺遺文星華

方策

一貧豪莫差修天無爽

草腐人天

宋書周朗傳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

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
修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廢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
醫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泱堂寄夫託妻者不無
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
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
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
佛律碑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隨其藝
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

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習慧東

誠見

立頓悟義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宋世名僧有道生彭城人也父為廣武令生出家為沙

門法大弟子幼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一一一人推服之

白學黑學

宋書天竺迦毘

黎國傳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一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廸哲何負於殊論哉有一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爾又釋迦闢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數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

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兼外內學見泥洹
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

長歸法身遐覽見上鬪塲禪師窟東安談議林宋書天竺

傳元嘉中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
為道俗所推時鬪塲寺多禪僧京師為之語曰

多出新經見重內學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

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賦食行水躬親其事齊書

王子良傳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
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

或為失宰相體造經唄新聲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招

盛江左未道俗之誦經感夢見優曇鉢華齊書竟陵王子

詔子良中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
前——世祖為————子良按佛經宣旨使

御府以銅為華
插御牀四角
三宗齊書周顒傳顒音辭辯麗出言不
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

長於佛理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
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

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
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

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者老多云關中高勝乃
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

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
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

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
實行道第一功德
真實行道第一功德

見
周妻何肉

齊書周顒傳時何循亦精信佛法無妻妾
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何循顒曰三塗八

布衣禮佛長齋——法華——自——佛——探機扣寂以大苞

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從居之
小齊書高逸傳論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
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
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
也————有感必應————無細不容若乃儒家
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為
本常樂為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
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
連環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
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為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
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
間勿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
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髮目如井
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鵠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
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斛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

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於何不盡農家
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稷稻已
異閭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
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
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譬釋理
與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
慈悲常樂

上見前因後果

上見他通

上見刀樹劍山焦湯猛火

上見授子捐

妻在鷹庇鴿

上見

一音萬斛四辯三會

上見

鬱單稷稻已異

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

上見

波若無照萬法皆空

上見

四

部無遮大會

梁書武帝紀興駕幸同
泰寺設

乞受菩薩戒

梁書
江革

傳時高祖賦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
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

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
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
得底突如對元延明所執不屈故云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
為魏元延明所執不屈故云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見

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

梁書王規傳褒
著幼訓以誠諸

子云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
之義

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
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
之志也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梁書滕曇恭傳每
褒規子

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

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

家人大小咸共先燔鬚髮梁書劉勰傳勰為文長於佛
禮拜久之乃滅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

請認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
啟求出家——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

慧鹿趨鳥集

梁書何循傳至吳居虎邱西寺講經論學
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循

常禁殺有虞人逐鹿——徑來——循伏而不動又有異——
如鶴紅色——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

循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循在般若寺見
一僧授循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循開

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
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

人何思澄致手
令以褒美之

明珠柱放光

見心力勇猛能精死生書梁

劉歊傳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
——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

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
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隱

居學道清淨登佛

見上

環繞禮懺六時不輟

梁書庾詵傳
晚年以後尤

遵釋教宅內立道場

——

誦法華經每日

一遍後夜中勿見一道人自稱顧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

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顧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

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見阿育王

像

梁書扶南國傳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掇

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跌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

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人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

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没水於底得佛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馬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
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
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一一造一來至鄴下值胡
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
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歎
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
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
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
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
有三藏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
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
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四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
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轉坐放光回身西向見阿育王
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為第四女所造

見上

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

梁書扶南國傳又言

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蟲形案僧伽經云——
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髮成蟲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蟲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

文

上見

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

梁書扶南國傳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

天下佛滅度後——役鬼神——此即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琳尋毀除之塔亦同泚吳平後諸道人復于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十九

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
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
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
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
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
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
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
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
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為三
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
金銀鏤釧釵鐻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礫礫
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紺紺內有金鏤罍盛三
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得四舍
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
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尋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
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

于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
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
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
又于寺設無等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
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
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十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
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等大會監二刹各以金罌
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
塔分入兩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鐶釧
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于寺
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鄧陵王
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
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
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
薩何所得也

法身常住湛然不動上見師子國王像

梁書師子國傳晉義

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習成實論義陳書王固傳清虛寡欲居喪以作釵釧

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于元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皆魚大設苦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羊跪拜見

一鱗不獲上黃金勝地陳書江總傳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園成

喜園樂樹陳書江總傳爾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追遣扶疎經行藉草宴

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持戒振錫度影甘蔬見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蹙如

四辯三乘十纏五惑

陳書江總傳幸避地而高棲滬調御之遺旨折一一之微言悟一一

之妙理遣一一之繫縛祛一一之塵滓

龍樹創源提婆揚旨

陳書傅綽傳一一其一一

除內學之偏見一一其一一蕩外道之邪執

松枝代塵

陳書張譏傳後主嘗幸鐘山開善寺召從

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召譏監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勅取一一手以屬譏曰可一一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張譏

得果

南史到溉傳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一一也

既有叙勲

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

南史陸厥傳時有王斌者嘗弊衣于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

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較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一一一一一一不為動

分身易所

南史陶弘景傳時有沙門釋寶誌者

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
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
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鐸屬拄杖
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
智一日中————遠近驚赴所居嚙齧齊武帝忿其
惑眾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遊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
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辟支佛牙魏書宣武帝
與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
夏四月庚寅南天練行尼魏書孝文廢后馮氏傳車駕
竺國獻————練行尼南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
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為書慰以敘
哀情及車駕還洛思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
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
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愧恨之
色昭儀規為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為庶人后散生齊
貞謹有德操遂為————後終于瑤光佛寺

魏書京兆王太興傳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
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齊及齊後僧皆四
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齊餘食太興戲之曰齊食既盡唯
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
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
食後酒肉俱在至心誦經

枷鎖自脫

魏書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
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

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
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高王觀

世音

見上

祇洹精舍圖偈

魏書趙柔傳隴西王源賀採佛
經幽旨作

柔為之注解咸得理衷
為當時儒僧所欽味焉

晝坐讀經鵠飛入懷

魏書崔光
傳崇信佛

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會恚忿曾于門下
省——有——集膝前遂——于——緣臂上肩久之

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覆盆浮圖

魏書于闐傳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

為其王造一之石上有辟支佛跏趺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佛衣

魏書疏勒傳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

之以驗虛實置于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

百丈佛圖

魏書小月氏傳其城

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一也

離佛圖

魏書乾陀傳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一也

伊存

口授浮屠經

魏書釋老志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

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

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惜仍與沙門攝
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
始也惜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
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于蘭臺石室惜之
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
于洛城雍闕西摩騰法蘭咸卒于此寺

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

魏書釋老志浮屠正號曰佛陀

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
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
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
神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

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于積仁順
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
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

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為異耳云奉待之則生
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
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
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
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
比丘為行乞俗人之信泥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
婆夷其為沙門者初修十誠曰沙彌而終于二百五十
則具足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誠至于五百皆
以五戒為本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
癡身除殺婬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
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為極云可以達惡善
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
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此三
人惡跡已盡但脩心盡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為小乘行
四諦法中根人為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為大乘則
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極度億流彌長遠

乃可登佛境矣
十善道
見上
三業清淨
見上
三乘
見上
能仁
魏書釋老志所謂佛

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一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
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又言將
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如維衛國
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于四月八日
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
釋迦前有六佛
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見上
賢劫
見上
彌勒繼釋迦
見上
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
見上
恒

星不見
魏書釋老志釋迦生時常周莊王九年春秋
魯莊公七年夏四月一一夜明是也
真

實身權應身
魏書釋老志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
實二者權應一一謂至極之體妙絕拘

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惑斯應體常湛然
一一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

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阿難

親承囑授多聞總持

魏書釋老志釋迦雖般涅槃而留影迹小齒于天竺于今猶在中土

來往並稱見之初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

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數

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等是也

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内法釋之假立外問而以内法釋之見曇

柯迦羅宣譯誠律

魏書釋老志後有天竺沙門一始也

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

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

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

皆衣赤布

魏書釋老志漢世沙門後乃易以雜色

東方

聖人

魏書釋老志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于烏菴國就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為石勒所宗

信號為大和尚軍國規模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元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為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

老壽將軍

魏書釋老志初

無乖舛于是法旨大著中原

御定子史精華

三五

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為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嘗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

羅什更

定章句

魏書釋老志是時鳩摩羅什為姚興所敬于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

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恒道襴僧肇曇影等與一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一一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彤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為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法顯僧祇律魏書釋老志又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

法顯僧祇律

魏書釋老志又沙門法顯慨律

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于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

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
南下乃出海馬是歲神瑞二年也——所經諸國傳記
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
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大備于前為今沙
門所受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見白脚師書

釋老志統萬平惠始到京師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
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
年未嘗寢卧或時既行雖履泥塵初神出五寸志入四
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

行魏書釋老志高祖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阿禿師北
什法師可謂——者也

書文宣帝紀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
——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
天而佛性法性止是一理北齊書杜弼傳奉使詣闕魏
已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

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元同齊物聞卿精學聊
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對曰一一一一
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
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
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
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
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
持經一部贊唄北齊書崔暹傳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
帛一百匹贊唄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
之為繕寫以幡花寶造浮圖掘基得瓦鉢錫杖周書羅
蓋一一送至館焉造浮圖掘基得瓦鉢錫杖光傳光
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
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
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
於桑門立處一一一一一丈一一一一各一太祖

稱歎因**四果**隋書經籍志由其道者有一等之一曰立寺焉

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為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正象末**

隋書經籍志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一一三等淳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

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火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

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每**

一小劫則一佛出世見**黃初中中國人始為僧**隋書經籍志三

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佛**

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隋書經籍志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後有
天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
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
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羅識又譯金
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
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
譯金光明曇摩羅識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而
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
方律毘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
譯阿毗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
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蜀賓沙門僧
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
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
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
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
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

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為沙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一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之

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與義贊明
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
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
佛日
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
名之為記凡十一種

也儒五
調懺身心捨諸染著
舊唐書高祖紀釋迦闍除
星也

貪慾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
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

咸資
淨居
舊唐書高祖紀伽藍之地本
四輩曰——按心之所理尚幽寂
法樂
舊唐書裴

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
隙游歷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

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咏以為——
與尚書紇干泉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

太
孟蘭盆
舊唐書德宗紀秋七月丁丑罷
過
內出——
不命僧為內道場
唯擬饒益眾

生非要營修土木

舊唐書李嶠傳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

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
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
不能濟辨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
有傭力客作以濟饑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
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十
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
慈悲之心需聖君亭育之
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正法在心
舊唐書姚崇傳道
迎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
見舊唐書張廷珪傳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
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
因心而成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

就西域廣求異本

舊唐書僧元奘傳僧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

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為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勅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東宮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勅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眾伎送元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

聚斲來禮出元契乃奏請遷靜翻
碑勅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
熙汲求道舊唐書僧神秀傳隋

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殷岵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
為業乃歎伏曰此真我師也使往事弘忍專以一一自

役以一一衣鉢為記舊唐書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僧達
其一一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

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一一一世相付授
達摩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

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
使宋雲於蔥嶺回見之問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

宋雲見於蔥嶺見上斷臂求法舊唐書僧神秀傳達摩傳
慧可慧可嘗一一其左一一以

一其一一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
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

法東山法門見上南緣舊唐書僧神秀傳神秀同學僧慧
門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將

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迎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一中有一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

北宗南宗

見上

後生顏子

舊唐書僧一行傳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

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元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元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與贖甚嗟伏之謂人曰此

門前水西流

舊唐書僧一行

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

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
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常即
西——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
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
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
必有聖人政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
則洛下閎之言信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唐書蕭倣傳

矣非聖人而何

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

唐書蕭倣傳

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為禱祠
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
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
福況佛者——帝雖昏縱猶嘉歎其

言三塗六道

唐書傅奕傳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
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嚇

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
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

使蒼生安穩

是謂佛理

唐書姚崇傳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

心行事利益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教帝善之詔

膜唄

唐書韓愈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

有毒龍五百

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

片石常山之入皆魚鼈也會明年漳泚大水壞鎮州闕城人皆以為神

然頂煉臂刺血斷

指

宋史徽宗紀大觀四年二月庚午朔禁

大覺金仙

宋史徽宗紀宣和元

年春正月乙卯詔佛改號為仙德士見女人大士僧為德士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德上食鱠化為小鮮

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薦鱣者并食之臨流

而吐化為小操宋史方技傳海客遇風且沒見鮮羣泳而去引舶

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糠禪金史世宗紀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其停止之佛頂金輪會元史世祖紀勅聖安三禪會元史家抵罪

世祖紀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

學講咒師元史世祖紀命國師諸僧佩國公印元史

紀大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濟以劫燒餘灰三輔黃圖所移文有司勅禁止之

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東方朔曰西域胡瞿摩帝釋法人知乃問胡人胡人曰之也

國記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樂僧乃數萬人大乘學皆有衆

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一一是大乘寺三千僧共健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

三千僧共健槌食

見行像

釋法顯佛相喚但以手指麾

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幘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一一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

般遮越師

釋法顯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佛國記

到竭又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
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
嚴衆僧坐處懸繪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繪座後鋪淨坐
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
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
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
之并諸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佛唾壺釋法顯
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佛唾壺佛國記
其國中有——人持一印印封守護釋法顯佛國記
以石作色似佛鉢
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
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
——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
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
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鐘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
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

吹螺敲銅鉦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怠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柱頭

師子乃鳴吼見證

釋法顯佛國記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

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大——身作天香釋法顯佛國記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

月故———不同世人即便浴
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
白耳龍作檀越
釋佛法

國記此處僧及尼可有十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
處———與此衆僧———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

無諸災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為作龍舍敷置坐
處又為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

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
僧識之銅盃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

問訊遍便化
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
釋法

去年年一出
顯佛國記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
南門道東佛本在此———

———諸外道婆羅門嫉妬或斫
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
得眼
釋法顯佛國記精舍西北四里有椿

名曰———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為說法盡還
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

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為榛是故以得眼為
名祇洹眾僧中食後多往彼榛中坐禪
使鬼神累作

大石山

釋法顯佛國記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者
闕岷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

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為汝於城裏
作山王乃具飲食召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

無坐席各自費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
五步坐訖即————又於山底以五大方

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於石窟前誦首楞嚴
釋法顯佛國記石窟前有四佛坐

處又諸羅漢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窟
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巖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

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峰秀端
巖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脩二舊

比邱送法顯上着闍岷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
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

見遺跡處所而已即一宿仙人鹿野苑釋法顯佛國記今現有僧復順

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如尸國波羅捺城東北十里

許得一一一一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

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

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

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道整不歸法顯獨還釋法顯

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國記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

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

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

精舍傳其本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

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傳悉者得一部抄律可七

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

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

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延經三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

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語寫律一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

威儀觸事可觀乃遣歎秦上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一戒律殘誓自

令戒律流通漢登龍門連社高賢傳法師慧持至成都地於是

堂者號羣石點頭逆社高賢傳法師道生入虎邱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闍提處則說有

佛法且曰如我所說契足跡長短在人心念經注烏甚佛心否一皆為一

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一於此其舍利八跡一

解四斗人鄺道元水經注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繖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

棺送出王宮渡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梅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新薪了不然大迦

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飲——用金作斗量得————諸國王

天龍神王各得少許乳作五百道俱墜于口中

經注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王
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
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
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
征伐無不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
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
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
吾樓上則吾能却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
賊云汝是吾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吾
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
兩手將乳
弓仗二父王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

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日放弓仗處後人得知
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于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
各持

半舍利還起二塔

酈道元水經注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

追至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
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於
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
分各在一岸二王
天魔化雕鷲

恐阿難

酈道元水經注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

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波旬——作——
——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

跡手孔悉存故
曰雕鷲窟也

三女變為老姥

酈道元水經注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

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
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
擲

鉢水中逆流百步

鄺道元水經注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

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佳足尼連河浴竟於河邊散糜竟一一一一一一鉢投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

宮供養

樹名春浮維摩所處

鄺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

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一一一一也

鉢緣未至

鄺道

元水經注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

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一一一一於是起塔畱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

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

養時願終日香貧人少華便滿富人多華不滿見並以華不滿則如言

靜外致稱

鄺道元水經注導源太山朗公谷舊名琨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

尤明氣緯隱於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泰書云符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嘗穴居而

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即此谷也西制甚妙工在寡

雙

鄺道元水經注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黎昌憑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加以

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東都西域俱為逕水寧七級浮圖

莊妙

鄺道元水經注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梓下至

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剎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西

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取法代都七級上榆櫨盛狀

經 鄺道元水經注穀水入南逕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

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

經像始以一一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

寺名此榆欂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繩坐疏

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

班錫鉢間設 鄺道元水經注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

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 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 見

遙見寶鐸聲聞十餘里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熙

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剝復高十

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一一已一一之初掘基至黃

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

度也剝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

御定子史精華

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鑠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鑠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四面有三戶六窻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一一和鳴鏗鏘之————時有西域沙門菩提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極佛境界

金盤炫日光照林表

見

像與菩薩合聲喝

亦未有此

賊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

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跌上銘曰晉大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

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

僧聞像叫聲鳩鵲不入鳥雀不棲楊街之洛陽伽藍記修梵寺有金剛

達磨云得其真相也面恒東立不肯西顧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從未

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磨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

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

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

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

唯有一幡觀其年佛影楊街之洛陽伽藍記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

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
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
杖長丈七以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
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
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塵見一入
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眾相炳然近看瞑然不
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却

佛晒衣石

伽藍記水東

有佛僧迦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下東面而坐晒袈
染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
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剖削其文轉明

以清

靜慈悲為宗

唐六典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
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

綱統眾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其一曰禪
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

攪鉢水

李德裕柳

氏舊聞明皇嘗幸東都會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者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為之也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為陳請雨之具幡儀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湏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上數飛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足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霆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去馳至衢中大樹多拔力

八字佛
韓鄂歲華紀麗——之五
士比復奏衣盡沾濕

香水
見象河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百頭頭有十牙牙
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鼻有——

如閭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為霧
賜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
菩薩身沒佛法亦盡成

式酉陽雜俎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
國人相傳

往返一日萬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僧萬迴年二十餘貌
癡不語其兄戎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

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
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

因號馬如意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又嘗召術
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

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
庭水呖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

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一殿上花石瑩滑遂激宰至
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

示羅如意水有檀氣垢面不洗洗之輒雨
段成式酉陽雜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
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
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
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
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蟻像段成
熟而食————吳中以為雨候蟻像式酉
陽雜俎——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髮
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塔段成式酉陽雜俎——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
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
十二月
八日 桐無汗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和卿相
多遊此院——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轉脂不可浣昭國東
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為和
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
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

無汗寶歷未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笑素公不出院
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
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
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今有梵
僧憍陳如難陀以粉畫壇性左顧蛤像段成式西陽雜
俎————舊

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笑忽有一
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冥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
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束草師段成式西陽雜俎有
僧不言姓名常負束

藁坐卧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
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求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
無血骨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灰掘地至泉不遇蟲蟻
為像今在佛殿上世號————

段成式西陽雜俎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將版基於
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

他去及

正塔僧

趙璘因話錄文宗時有履險若平換塔抄一柱傾都奔

走皆以

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趙璘因話錄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

江清畫婺州有乾俊乾輔時

碎金面碁盤

馮贇雲仙雜記蘇尚書年

八十猶參禪大為訪之以手拍

眉睫間化佛

馮贇雲仙雜記清涼

僧海豐苦行二十餘年人見其

常上屬鬼宿

尚書故實佛教吳先生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萬佛山

蘇鶚杜陽雜編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毘毘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

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鶯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

獻——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遷毬籍其地焉
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
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
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為幡蓋
流蘇庵羅蓍蔔等樹構百瑤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
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
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
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闕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
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紀

蛤中二菩薩

蘇鶚杜陽雜編上
好食一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一有

擘之不可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
人形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遂
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
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按此與酉陽雜俎所載
相似

羣卵呼觀音菩薩

張讀宣室志
唐敬宗皇帝御歷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

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幾思
除其害于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為天子未能有補于
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
今日為堯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于物者但言
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于大化而蠹于物
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
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
廚吏修御膳以鼎烹鷄卵方燃火于其下忽聞鼎中有
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世——也
聲甚淒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
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
乃如是耶翌日勅尚食吏無以鷄卵為膳因頒詔郡國
各于精舍塑開山石象初衡岳寺執役僧也刺史祭岳修
觀音菩薩像

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
所攔乃以十年縻糾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

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嘩至聖刺史奉之神迎真身康駢劇談錄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至于輦下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

于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碍檀施自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為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身以寶輦舁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厭代密使送于鳳翔無碍檀施見試經孟啟本事詩太和末敕僧尼西方達人宋祁筆記余謂佛之妄言以為一真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言以為一真

真立而妄隨又去真悟
妄以無修無證為極

劉言之癡刮法之痕

宋祁筆記
法待言而

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
唯釋迦文殊—————笑

佛牙生舍利

沈括

夢溪筆談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
事同過一佛寺予先謂予曰此有一——甚異予乃齋

潔取視之其牙忽————如人身之汗颰然湧出莫知
其數或飛空中或墜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牀榻摘

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
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

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
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蛤筒 沈括

夢溪筆談郢州漁人擲綢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
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

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扶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
所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

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
略無沾漬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
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興陽寺
特為嚴麗小龍求夾注維摩經孫升談圃荆公為江西漕夢

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無縫塔張邦基墨

莊漫錄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
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

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曰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
螻蛄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

詩以贈之云升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比七賢夢

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得避暑錄話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竺法護
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衡竺法深

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
宗于道遠比仲容各以名跡相類者為配
五家宗派

葉夢得避暑錄話傳禪者以雲門
臨濟瀉仰洞山法眼為一一一十六僧來掛塔清波

雜志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關出
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

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
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一一一命

灑掃新浴寶陳馬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
瑙盂用以食飯一尊者失具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

靈異如此夢求齋見一葦浮渡范成大吳船錄丙辰發建康
如此夢求齋上葦浮渡丁巳泊長蘆襍被宿寺中此

為達磨處探釵投江陸游老學庵筆記僧法一宗果自
一一一處探釵投江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果笠中

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果起奏廁一亟一一一擲
江中果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

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戴花和尚王明清

汝一之一流矣果展坐具作禮而行戴花和尚揮塵後

錄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挿

花滿頭伴狂縣中自稱一一言人休咎頗驗伏

蠟會三異同話錄僧家所謂一一者謂削髮之後即受

戒若或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

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

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為驗輕重無差即

為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結夏解夏見六根六入王

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蠟人矣結夏解夏上六根六入達

蠡海集釋氏有十八地獄之說膾炙人口矣其義未詳

然釋氏有一一一一三毒之分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因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六毒貪嗔癡之惡業故三

六共成十八之數也又九地而兩之亦具十八之數焉

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文瑩續湘山野錄唐昭宗以錢

武肅鏐平董昌于越拜鏐為鎮

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
撰表畧曰鵠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
憂臣防奸未至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
其必死雖君親屬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盡心亦豈
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累恩
不可因茲而買禍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承旨改
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鰆
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
屬悉稱臣又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
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
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
詩投之曰貴極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山邱滿堂花
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
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宣羨當時萬戶侯鰆受其
詩遣客吏謝之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為四十州方與見
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

一鉢而一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供

羊心

陶宗儀輟耕錄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答

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為一因問學士沙刺班曰此何物曰一上曰曾聞

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覩請問刺馬刺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刺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

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如黃金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如黃金

陶宗儀輟耕錄字本魯神子輩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一一道如白壁儒如五

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壁無梵嫂陶宗儀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梵嫂輟耕錄

唐鄭熊番禹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刻像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一一

騰空

陶宗儀輟耕錄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

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著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來欲見無從乃一旃檀為一目捷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一步一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釋道部二

釋下

知足即是富樂安隱

四十二章經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之法

一處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

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愍二親最神四十二章經凡人事天地鬼神

不如孝其親六根六塵六識般若經一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一者謂色聲

香味觸法也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嗅為香塵舌
嘗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著為法塵合為十二處也復
次一一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
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
身識從分別為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和合為十八
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為能學六根六塵六識 惡

不善者謂貪瞋癡

般若經
三謂上中下

上品貪者聞欲境名舉

心踊躍深心歡喜不觀欲過非理追求心心相續會無
暫捨唯見妙好不知過患此類命終當墮惡趣中品貪
者離欲境時欲心不起下品貪者但共笑言欲情便歇
瞋亦有三上品瞋者憤恚若發心昏目亂或造無間或
謗正法或復造餘諸重罪業中品瞋者以瞋恚故雖造
諸惡尋即生悔下品瞋者心無嫌恨但口訶毀即便違
悔癡亦三品如理應知雖作是觀而知諸法皆如幻夢
虛妄不實顛倒故見滅外境界內心寂靜不見能行及

所行法無二無
別自性離故
師子逐人犬唯逐塊
般若經最勝天王白佛云何菩薩於

無生法而見有生佛告天王當知諸法無滅是故無生
何以故性不變故但由世俗見有生滅皆是虛妄非真
實有若諸菩薩行深般若即如實知無明因緣故生諸
行依行生識廣說乃至由有故生生即有老老故有死
愁歎苦惱是故修行為斷無明無明若斷餘十有支展
轉隨滅如身若斷命則隨滅天王當知邪見外道為求
解脫但欲斷死不知斷生若法不生即無有滅譬如有
人塊擲師子一一一一而塊自息菩薩亦爾但斷其生
而死自滅一一一一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外道亦爾不
知斷生終不離死菩薩行深般若善知因緣諸法生滅
一切善法皆是菩提資糧
般若經復次善現白佛何等名為菩薩菩提資糧要具如
是資糧乃能證得菩提佛答一一一一
一修令圓滿乃能證得一切智智
菩薩魔
般若

經佛告善現棄捨般若若經典求學餘經當知是為一
一 事何以故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而攀枝葉
諸餘經典終不得佛菩提善現白佛何等餘經佛答若
說二乘相應之法謂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三解脫門
四諦智等於中修學但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
覺菩提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是名餘經猶如枝葉不能
引發一切智智甚深般若八解脫般若經一者
引智智有大勢用猶如樹根八解脫謂有色觀諸色是
第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是第二解脫淨勝解身
作證是第三解脫起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
想入無邊空處定具足住是第四解脫起一切空無邊
處入無邊識處定具足住是第五解脫起一切識無邊
處入無少所有處定具足住是第六解脫起一切無所
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第七解脫起一切
非想非非想處入滅想受六通般若經一神境通能起
定具足住是第八解脫種種神變震動十方變

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隱或顯迅速無礙山崖牆壁直過如空凌虛往來猶如飛鳥地中出沒如出沒水身出烟燄如燎高原體注衆流如銷雪嶺日月神德威勢難當以手杖摩光明隱蔽轉身自在二天耳通過人天耳能如實聞十方各如琉璃沙界情非情類種種音聲大小悉聞無障無礙三他心通能如實知十方沙界他有情類心心所法謂遍知他貪瞋癡等心離貪瞋癡等心乃至聚心散心小心大心寂靜不寂靜心解脫不解脫心皆如實知四宿住隨念通能如實念十方沙界一切有情一心十心乃至多百千心若一日若二日至多百千情一劫如是時處如是名姓死此生彼若廣若畧若自若它諸宿住事皆能隨念五天眼通能如實見十方沙界情非情類種種色像死時生時妙色麤色善趣惡趣若勝若劣復知隨業受生差別或成就身語意惡行誹毀賢聖邪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惡趣或成就身語意妙行讚美賢聖正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善趣六漏盡通

能如實知十方有情若自若他漏盡不盡此通依止金
剛喻定斷諸障習方得圓滿得不退轉菩薩地時於一
切漏不現前故亦名為盡菩薩得漏盡
通不墮聲聞獨覺之地唯趣無上菩提
經一無有悞失二無卒暴音三無忘失念四無不定心
五無種種想六無不擇拾七志欲無退八精進無退九
憶念無退十般若無退十一解脫無退十二智見無退
十三若智若見於過去世無着無礙十四若智若見於
現在世無着無礙十五若智若見於未來世無着無礙
十六一切身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十七一切語業智
為前導隨智而轉十八法唯佛獨不與二乘共
隨智而轉此十八法唯佛獨不與二乘共
來應正等覺於是處非處皆如實知是第一力於諸有
情三世異熟皆如實知是第二力於諸世界種種差別
皆如實知是第三力世間種種勝解差別皆如實知是
第四力於諸有情諸根勝劣皆如實知是第五力於遍

趣行皆如實知是第六力於諸靜慮乃至染靜安立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七力見諸有情生死善惡皆如實知是第八力於諸有情無量劫中諸宿往事皆如實知是第九力於諸漏盡證真解脫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第

一四無所畏

般若經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苦盡道無畏如是四種天

人外道無能難其過失

三十二相

般若經如來足下平滿相猶如奩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坦

然等觸是為第一如來足下千輻輪文輞轂衆相無不圓滿是為第二如來手足並皆柔軟如觀羅綿是為第三如來兩足一指間猶如雁王鞞網交絡文同綺畫是為第四如來手足諸指圓滿纖長可愛是為第五如來足跟廣長圓滿與跌相稱是為第六如來足趺修高光滿與跟相稱是為第七如來雙腓漸次纖圓如鹿王腓是為第八如來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是為第九如來陰相勢峯嵒密其猶龍馬是為第十如來毛孔各

一毛生紺青宛轉是為第十一如來髮毛端皆上摩右
旋宛轉是為第十二如來身皮細薄潤滑垢水不住是
為第十三如來身皮金色晃耀諸寶莊嚴是為第十四
如來兩足兩掌中頸雙肩七處充滿是為第十五如來
肩項圓滿殊妙是第十六如來膊腋悉皆充實是第十
七如來容儀洪滿端直是第十八如來身相修廣端嚴
是第十九如來體相量等圓滿如諾瞿陀是第二十如
來額臆并身上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是二十一如來
常光面各一尋是二十二如來齒相四十齊平淨密根
深白逾珂雪是二十三如來四牙鮮白鋒利是二十四
如來常得味中上味是二十五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
覆面輪至耳髮際是二十六如來梵音詞韻和雅隨眾
多少無不等聞是二十七如來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
整是二十八如來眼睛紺青鮮白紅環間飾皎潔分明
是二十九如來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是
第三十如來眉間有白毫相柔軟如綿白逾珂雪是三

十一如來頂上烏瑟膩沙高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金剛經

告須菩提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金剛經

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

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

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

住化城性法華經告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衆生之

樂是人若聞則便信受譬如五百由旬險惡之處有一

導師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衆人欲過此難至珍寶

處所將人衆中道憊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前路猶遠

今欲退還導師憫彼捨大珍寶以方便力於險道中

作一告衆人言汝莫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是時
疲極之衆心大歡喜前入化城生安隱想爾時導師知
此人衆既得止息無復疲倦而滅化城語衆人言實所
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如來導師亦復如
是知諸生死惡道懸遠若諸衆生聞一乘者便作是念
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怯劣以方便力而
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若衆生生於二地如來即
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應當籌量
所得涅槃未真實也但是如來
方便之力於一佛乘方便說三
既已成金不重為鑛圓
經金剛藏菩薩白佛言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
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佛答如銷金鑛金非銷
有
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
此身畢竟
無體非幻不滅
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

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
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
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
名為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
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
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
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一一一一譬如磨
鏡垢盡如標月指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
明現
種言說開示苦
薩亦復如是
風輪金輪水輪
楞嚴經佛告富樓那如
汝生山河大地云云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
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如是
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混濁由是引起塵勞煩
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

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執持世界因
空成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保持
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
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含十方界火騰水降
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
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江山是故
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
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
世界相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有十種仙

楞嚴經

別修妄

念存想固形————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
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
固金石而不休息化行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
休息精氣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
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
堅固禁咒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

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
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
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主理壽千
萬歲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不可
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世界中 華嚴經

中央無邊妙華光香水海出一切香摩尼王莊嚴大蓮
華安住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世界種其最下方最勝
光遍照世界淨眼離垢燈佛此上第二重種種香蓮華
妙莊嚴世界師子光勝照佛此上第三重一切寶莊嚴
普照光世界淨光智勝幢佛乃至第十三重娑婆世界
毗盧遮那佛最上第二十重普賢願海 華嚴行願品普
妙寶焰世界福德相光明佛 普賢諸菩薩及
善財言如來功德假使十方諸佛經不可說佛刹微塵
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

種廣大行願一願常修禮敬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現不可說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佛二願常修稱讚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辨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量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讚諸佛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三願廣修供養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信解現前知見悉以香雲華雲鬘雲衣雲幢幡雲音樂雲種種上妙諸供養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燃種種燈油如大海水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如前供養比法供養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四願懺除業障者念自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塵刹一切

諸佛菩薩衆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恒住淨戒五願隨喜功德者盡虛空遍法界三世諸佛從初發心所修福聚圓滿菩提至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乃至一切菩薩一切二乘有學無學所有功德及十方界六趣四生所有功德乃至一塵我皆隨喜六願請轉法輪者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剎中佛成正覺我悉慇懃請轉法輪七願請佛住世者盡虛空遍法界諸佛菩薩大善知識二乘聖人將欲入滅我悉勸請莫般涅槃八願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種種修行至成菩提或處菩薩聲聞或處天龍八部種種衆會以圓滿音成熟衆生至般涅槃我皆隨學盡法界虛空界一切如來我亦如是念念隨學九願恒順衆生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剎海四生六道我皆於彼隨順而轉於失道者示其正路在冥闇者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種種承事供養如敬父母師長若衆生歡喜則諸佛歡喜何以故佛以悲心為體因於衆生而起

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成道應如是解於諸衆生心平等故十願普皆回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安樂惡業不成善根成就若因積惡所感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解脫究竟菩提如是所修十願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十願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若諸菩薩於此十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阿耨菩提則能成滿————復次持誦者滅五無間業福聚無邊善神守護臨命終時親屬財寶一切威勢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引導其前往生極樂如是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莫生餘四波羅蜜是六波羅蜜伴解脫了義經觀世音疑念應當諦受菩薩白佛言何故六波羅蜜作如是次第說答曰彼上上招引依故菩薩棄捨身財受持淨戒護戒故忍忍己

精進進已能禪禪具足已得出世慧復問何故施設
一三三三佛言此等一三三三於彼方便波羅蜜
又是三波羅蜜之伴復告觀世音菩薩現法多行煩惱
不能堪任常修習忍受行少福願未來世煩惱微薄能
勤精進是願波羅蜜為精進波羅蜜伴親善知識聽聞
善法希望勝力是力波羅蜜為禪波羅蜜伴於菩薩藏
聞緣修禪堪能開引出世間慧
是智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伴
女無垢稱經室中有一天女舍利子言天止此室經今
幾何天女答曰我止此室如舍利子所住解脫天謂
舍利子曰為諸增上慢者說離一切貪瞋癡等以為解
脫若為遠離增上慢者即說一切貪瞋癡等本性解脫
即說偈曰一度菩薩一善一為一妙一樂為一大一
一為一真實諦法男煩惱為賤隸僕使隨意轉覺分成
親友六度為眷屬四攝為妓女結集正法言以為妙音
樂或現作婬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相招後令修佛智

總持作園苑大法成林樹覺品華莊嚴解脫智慧果八
斛之妙池定水湛然滿神通為象馬大乘持作車遊八

道支路調一子名羅睺羅起世因本經是平等王子孫
御菩提心相承三十三世善思王後乃

證轉輪聖王之位王四天下直至師子頻王凡一百丹
一萬五十六王師子頻生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

名斛飯四名甘露飯淨飯王生二子一名悉達多一名
難陀白飯二子一名帝沙一名難提迦斛飯二子一名

阿尼婁馱一名跋提梨迦甘露飯二子一名阿吹彼水
難陀一名提婆達多且悉達多一子一名阿吹彼水

聚建立天地起世經云何世間壞已復成謂過去世界
磨滅之後經無量時起大重雲徧覆梵天

注大洪雨滴如車軸經歷百千萬年彼雨水聚漸增
長乃至梵天雨止之後水還自退無量萬億由旬有大

風起名阿那毗羅一造化一自此起也閻
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一造化一自此始也閻

浮提樹影現月輪

因本經以何因緣月宮有此大洲
中一一一高大一一一以此有

影
旦天食午法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

毗羅三昧經佛
說食有四種

因令同三世佛故曰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

下趣非上食時
故曰非時也

寄水

泥洹經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於諸
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

亡何況復作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毛端露一滴水持至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瞿曇莫令風日飄曝乾

竭不令鳥獸飲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如來即受
彼寄置恒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復無遮礙諸鳥獸

等不能飲盡如是我所言所一一今有無耶如來知我水壞世界時而來我

滴住處不離餘水不增不減平等如故持還彼人如是
如來應正遍知大智多能於受寄人中最尊最勝經於

久遠而不虧損此義應知毛端者喻心意識恒河者喻生死流一滴水者喻一發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所寄人者喻彼長者居士等久遠不虧者喻善根不失

若在中者此則上行

阿舍

尊者名二十耳億晝夜修行精勤不捨於欲漏心不能解脫而白佛言沙門甚難今欲捨服還作白衣持物廣施佛問在家善彈琴不對曰能佛告若弦太急響不齊等音可聽不對曰不也又問若弦稍緩可採聽不又對不也復問不急不緩可採聽不對曰可聽世尊告曰此亦如是極精進者猶如調戲若懈怠者此墮邪見

思惟佛教在閑靜處修行其法如實知之證阿羅漢身

衣隨意禪定法喜為食

阿舍經四天王天身長半由旬衣重半兩壽五百歲以人間五

十歲為一日身身相近成陰陽忉利天身長一由旬衣重六銖壽千歲以人間百歲為一日相抱成陰陽阿修

羅身衣等與忉利天同。毘摩天身長二由旬。衣重三銖。壽二千歲。以人間二百歲為一日。相近成陰陽兜率天身長四由旬。衣重二銖。壽四千歲。以人間四百歲為一日。執手成陰陽化樂天身長八由旬。衣重一銖。壽八千歲。以人間八百歲為一日。然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由旬。衣重半銖。壽一萬六千歲。以人間一千六百歲為一日。暫視成陰陽魔身天壽三萬二千歲。身衣不載。以下皆有嫁娶之法。如人間唯止鬻人無我。我所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有婚嫁。梵迦夷三天壽一劫。以上諸天一一無復男女。娼欲以一一一一光音三天壽二劫。火災至此為際。遍淨三天壽三劫。水災至此為際。果實三天壽四劫。風災至此為際。無想天壽五百劫。無造天壽千劫。無熱天壽二千劫。善見天壽三千劫。大善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千劫。空處天壽一萬劫。識處天壽二萬一千劫。不用處天壽四萬二千劫。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齊此為衆生生老病死。

往來所趣界

地肥

阿舍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陰入聚也

極為香

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長四寸許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方分男相行不淨行彼便作家於中懶墮衆生便作是念多取粳米為一日食乃至積聚漸至七日米隨所割暮不復生因此造作田種立以標榜於是有一衆生而入他田竊取他稻便相拳鬪衆生舉一智者三摩多為守田主謂之刹利種其有捨家曹所得稻穀當以輸送是田主謂之刹利種其有捨家入山求道遠離惡法謂婆羅門種習業自營謂之居士種習諸伎藝以為生活謂之首陀羅種是四種中有人思惟世間恩愛汙穢不淨何足貪著所**地動**因緣阿舍以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

地動

因緣

言一一一有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空中風大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一也

有時得道比丘比邱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地性少
欲自試力則普地動是為二也若始菩薩從兜率天降
神母胎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三也菩薩始出母胎
從右脇生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四也菩薩初成無
上正覺地大震動是為五也佛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
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普地動是
為六也佛教將畢專念不亂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
七也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大地震動是為
八也

半摩勒菓最後檀波羅蜜以閻浮提施與三寶

雜阿含經

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言
給孤獨長者捨百億千金乃大檀越王亦欲施百億千
金時造八萬四千寶瓶及諸幡蓋付諸夜叉於閻浮提
一切國土乃至大海起塔塔諮耶舍尊者云欲於一日一
念之中起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於彼一一塔中復
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比丘用三百億

金供養如是計用九十六億千金王後得病以未滿願
即辦珍寶送雞雀寺中諸臣白太子庫藏已竭令典藏
者勿復出與大王用之時王既知索物不得所食金器
盡送寺中太子令斷金器敕以銀器王復送寺銅器亦
與至用瓦器時大王只有一箇詞一在手悲淚呼
傍臣言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於財寶不得自在惟此
半菓我得自由令送寺中研磨為漿和石榴羹供養衆
僧庶得周遍此是一哀憫我故受納此施
時王復問羣臣誰是閻浮提王臣奏大王是也王曰我
今一此一隨意用之而說偈曰今此閻
浮提多有珍寶飾施與良福田果報自然得以此施功
德不求天帝釋梵王及人主世界諸妙樂如果等果報
我恐不用受以是施功德疾得成佛道為世所
遵仰成得一切智世間作善友導師最第一
盜香阿
舍經時有比丘患眼師教應鉢曇摩華比丘遂至彼
華池側迎風而坐觀之池神語比丘為一賊比丘說

偈不壞亦不奪遠住隨觀香汝今何故言我是盜香賊
天神復答偈言不求而自取世間名為賊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是則名世間真實盜香賊時有一士夫取
彼竊根重負而去比丘為彼天神說偈如今彼士夫斷
截芬陀利拔根重負去便是奸狡人汝何故不遮而言
我盜香天神答偈狂亂奸狡人猶如乳母衣何足加其
言且堪與汝語袈裟污不現黑衣墨不污奸狡兇惡人
世間不與語蠅腳汙素帛明者小過現如墨點珂貝雖
小悉皆現常從彼求淨無結離煩惱如髮毛之惡人見
如泰山比丘復說偈言善哉善哉說以義安慰我汝與
常為我數數說斯偈天神答偈我非汝買奴亦非人與
汝何為常隨汝數數相告語汝今自當知彼彼饒益事
比丘聞已專精靜坐唯忍能止諍中阿含經時諸比丘
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數共鬪諍於是世尊
說偈曰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鳥於髻中生卵釋迦昔
止一一一一一
是法當尊貴

為螺髻仙人名尚闍梨常行第四禪出入息斷在一樹下兀坐不動一以為木即一一一是菩薩從禪覺知頂有鳥卵即自思惟若我起動鳥不復來如彼嬰兒卵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

謂珠生囊甕

雜譬喻經阿難白佛佛生王家坐於樹下念道六年得佛如是易耳佛告阿難昔有

長者大富衆寶備具惟無赤色真珠以為不足即便將人深入大海經歷險阻乃到寶所刺身出血油囊裏之懸著海應珠玕聞香啖而食之乃得出蚌剖蚌出珠待採三年方得一珮還到海邊同伴謀心因行取水推著井中覆之而去後尋孔出還到本土呼其伴曰卿得我一珮殊無人知可密歸還吾終不言也其人怖懼送以歸之然後兩兒著珠共戲而相問曰此珠產於何處一兒曰生我囊中一兒曰生室甕中父聞笑之婦曰何笑答曰我取此珠勤苦乃爾小兒依而得之不識本末謂生囊甕之中佛告阿難汝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

數劫之勤苦至今乃得謂之為
易
尼拘類樹下數萬斛實

雜譬喻經舍衛城外有清信女佛至舍衛飯著鉢中作
禮佛為咒願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乃至生萬
生億得見道諦其夫不信問佛何過甚哉施一鉢飯得
爾多福復見道諦佛言卿見——高幾許答高四
十里歲——佛言汝語何過甚乎種如纖芥高
四十里下萬斛子答曰實爾佛言地者無知其報力爾
何況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不可
稱量夫婦心意開解得須陀洹道
德瓶
戒之人無事
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常供養天其人貧
窮四方求乞經十二年奉天不捨祝願富貴人心既至
天即怒之現身問曰汝求何等我求富貴天與一器名
曰——凡所願者悉從瓶出客問汝貧今何驟富答言
我得天瓶出種種物故如是富客借瓶視其人驕逸執
之固失手瓶破一切諸物俱時滅去持戒之人種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八

妙好無願不得若毀戒者驕稱體度無極經昔薩婆達
逸自恣瓶破物失亦復如是王普施衆生恣其所
索天恐奪位往而試之帝釋即現命邊王曰薩婆達王
慈潤滂沛福德巍巍懼奪我位即化為鷹邊王作鵠趣
王足下恐怖告曰哀哉大王吾命窮矣王曰莫恐吾今
活汝鷹尋後至云鵠此來鵠是吾食願王見還王曰鵠
來逃命終始無違苟欲得肉即當相與鷹曰唯願得鵠
不用餘肉王曰以何等物令汝置鵠歡喜而去鷹曰若
王慈惠憫衆生者割王肥肉而以易鵠吾當欣受王乃
大喜自割髀肉對鵠稱之令與鵠等鵠之愈重割身肉
盡故未能敵瘡痛無量王以慈忍又命近臣曰殺我
令與鵠等吾奉佛戒濟衆危厄雖有衆惱由如微風
焉能動太山耶鷹復本身稽首問曰大王何志苦惱若
茲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吾觀衆生沒於盲冥
誓願求佛救度彼衆帝釋驚曰我謂大王欲奪吾位是
以相試王曰使吾身瘡瘳復如舊志常布施天藥傳之

瘡痍頓愈稽首遠求福無有厭足增一阿含經阿那律尊者以凡常之法而

縫衣裳便作是念得道阿羅漢誰與我貫鍼世尊至而告曰汝持鍼來吾為汝貫阿那律曰向所稱說者謂世

間欲求福者與吾貫鍼世尊告曰世間以土為妙奉上世

尊阿育王經佛在世時入王舍城乞食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為戲擁以為城舍宅倉庫一一

者一一着於倉中見佛相好德勝歡喜掘倉中土名為剽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

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舌覆面普曜經諸婆羅門因共立制若

與佛食共佛語者罰金錢五百時佛入城乞食人皆閉門空鉢而出有一使女以破瓦器盛臭糝澱出門棄之

見佛空鉢信心清淨欲興供養無由如願云此喫食須者可取佛知彼意即受其施而說女人施食十五劫中

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
辟支佛婆羅門云佛為食故妄語如此不堪臭食果報
爾重佛即出——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
有此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如此舌者必不妄言禮佛
悔過佛為說法得初道果即大聲告眾曰甘露
門開如何不出諸婆羅門迎佛供養皆得淨信

投身虎

前金光明經曩世有王摩訶羅陀生三太子長子名曰
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曰摩訶提婆小子名曰摩訶薩
埵出遊林野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周匝圍繞
饑餓欲絕第一王子怪其饑逼必還噉子第三王子問
言此虎所食何物第一王子報言此虎食新肉血第三
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子言此虎饑困餘命無
幾不容餘處為其求食設餘求者命必不濟誰能為此
不惜身命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
無利益復觀是身如水上沫多諸蟲戶不淨可惡我今
捨離以求寂滅無上法身慮兄遮難同還中路薩埵潛

身復至虎所作是誓言我今為利一切衆生求於菩提
捨難捨故臥餓虎前虎無能為求刀不及即以乾竹刺
頸出血於高山上————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是虎
即舐王子身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二无見地大動疑
弟捨身共復虎前果見如此佛言爾時薩埵今我身是
大王羅陀今頭檀是王妃夫人今摩耶是第一王子今
彌勒是第二王子今調達是虎瞿夷是虎
七子者今五比丘及舍利弗目犍連是

坐花上已樂

着彼花取彼香味

寶積經此識從衆生身內移於彼處
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於

此世移至彼世猶如蜜蜂取諸花味而捨其花更移別
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
然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天身受天身已
以惡果故復受地獄畜生餓鬼輪回不已
四無礙辯寶
經一義無礙者於諸色義無罣礙故云何色義謂第一
義云何第一義謂色不可得故成就如是第一義智名

義無礙二法無礙者於諸色法如甯觀察如實了知三
詞無礙者謂於諸色以無礙智善巧言詞種種分別四
說無礙者謂於諸色隨衆生機開示演說
而於法界不作二相香味觸法亦復如是
理不可說是

名為義

實積經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於四依趣
善能具足所謂依趣於義不依趣文依趣於智

不依趣識依趣於了義經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於法
不依趣數取趣者云何名為依趣於義不依文所言文
者謂世間法傳習文詞所言義者謂通達出世間法乃
至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諸離一切
言音文字
識謂善巧了知諸有言教數取趣義是名為識此不應
依諸有言教如法性義即是於智此應依趣云何不依
趣不了義經依趣了義經若諸經中說世俗諦名不了
義說勝義諦名為了義乃至經中所說厭背生死欣樂
涅槃名不了義若有宣說生死涅槃二無差別是名了

義云何依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者若有依止數取之見
諸所緣因如是之相名數取者如來依世俗諦為衆生
說若有衆生於此言教起於執著如是等類不應依趣
何以故如來欲令於彼正依趣故說如是法汝等依趣
諸法實性無宜依趣彼數取者何等是為諸法實性謂
無有變異無有增益無作無不住無根本如是之
相是名

五百銀錢雇五莖花

過現因果經至普光佛出
與於世爾時善慧仙人因

與五百外道論議破其異見時五百人求為弟子各以
銀錢一枚上之善慧聞佛出興令燈照王迎請供養擊
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買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
懊惱欲訪花所忽遇瞿夷持花七莖畏王制令藏著瓶
中善慧至誠感花踊上追呼就買此女答言當送內宮
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告言——
夷問曰欲花何用善慧答言欲以獻佛瞿夷又問獻佛
何為善慧答曰為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衆生瞿夷念

言令此男子乃爾志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答言吾修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瞿夷即言不從吾願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求乞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礙壞吾施心瞿夷答曰敬從來命令我女弱不能得前併寄二花以獻於佛使吾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令佛知之時燈照王領諸官庶持妙香花種種供具出城迎佛王臣禮敬散獻名花花悉墮地善慧見諸人眾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欲滿種智度眾生故即散五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於空爾時王民龍天八部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光如來讚曰善哉汝以是行過僧祇劫當得成佛號曰釋迦牟尼既授記已佛經行處而地濁濕善慧即脫所著鹿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覆之佛踐而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以為難必

如吾也是時善慧投佛出家白言世尊我昨得此五種
奇夢一者夢臥大海二者夢枕須彌三者夢諸衆生入
我身內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唯願世尊為我
解說普光答言夢臥海者汝在生死大海之中夢枕須
彌者出於生死夢諸衆生入身內者為彼作歸依處夢
執日者智光普照夢執月者清涼度生令離熱惱此夢
因緣是汝將來成佛之相善慧聞已不勝踊躍後至普
光如來入滅善慧比邱護持正法滿二萬歲度生莫計
命終上生為四天王化諸天衆盡彼天壽下生人間為
轉輪王王四天下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
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千
子具足皆悉勇健能伏怨敵十善化民於此壽終上生
忉利為彼天主壽終下生復為輪王又昇梵天上作天
帝下為聖主各三十六反終而復始其間或為仙人或
為外道六師或為婆羅門或**五夢**見**五衰相**因果經天
為小王如是變現不可稱數

受塵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不適意之事猶為欲火
所然福盡之時——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眼瞬三
者身上光滅四者液下汗
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

三因三緣能感後有

本三經
佛告必

芻當知————云何為三所謂無明未斷
故愛未棄故業未息故由是因緣能感後有所以者何
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溉灌無明無智無了無見之
所覆蔽識便安住欲有色有無色有處欲最為下色為
其中無色為妙由欲界業感異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
設此欲為有當於爾時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溉灌
識便安住下欲有處若色界
無色界感異熟果亦復如是
經——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
——者歸於自他盡處謂斷欲無欲滅諦涅槃——
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
福田聲聞學無學功德也

一毛孔出無數華雲供一

切佛

三昧海經佛告阿難若禮一佛當作是念諸佛心
智無有限礙我今禮一佛即禮一切佛若思惟一

佛即見一切佛見一佛前有一行者接足作禮皆是
已身若以一華供養佛時即當作想身諸毛孔令一

臺諸佛受之於十方界施作佛事供養香等亦復如是
當發是願願此華香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化佛并菩

薩無數聲聞衆受此香華雲以為光明臺廣於無邊界
無量作佛事禮佛若坐禪起是供養心常當發是願

蓋幢幡音樂偈頌亦作是願我今設此少分供具願此
供具遍供十方一切諸佛諸佛受之於幢幡

中化光明雲於伎樂中獨頌之中演好法音
道中父母

是我師過去無央數佛皆其弟子當來者亦
是普超三昧經佛言我今得佛皆文殊之恩本

在佛前何不成佛即佛言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
是思力所致

大日如來

御定于史精華

十九

未取淨五眼五眼度世品經佛言隨時開化入於五道而一一一一肉眼處於世間現四大身因

此開化度脫衆生二天眼諸天在上及在世間未識至道示以三乘三慧眼其不能解智度無極皆開化之使

入大慧四法眼其在禰局不能恢泰悉開化之解法身一無去來今平等三世五佛眼其迷惑者不識正真陰

蓋所覆譬如睡眠示以四等四恩之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便進退隨宜不失一切令發正

真道化身應身法身三身金光明最勝王經一切如來有三種身一一一一一如是三

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為諸衆生修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

種種身是名化身云何應身謂諸如來為諸菩薩說於真諦令其解了生死涅槃是一味故為除身見衆生怖

畏歡喜故為無邊佛法而作本故如實相應如如如智本願力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足名應

身云何法身為除煩惱等障為具諸善法故唯有如如
如如智是名法身有二種身是假名有後第三身是真
實有為前二身而作根本何以故離法如如離無分別
智一切諸佛無有別法復次諸佛利益自他自利益者
是法如如利益他者是如如智復次法身三昧智慧過
一切相不著於相不可分別非斷非常是名中道雖有
分別體無分別雖有三數而無三體不增不減猶如夢
幻亦無所執亦無能執法體如如譬如有人願欲得金
既而礦已銷鍊成金隨意回轉五分香瓔珞其身
作諸鏤釧雖有諸用金性不改五分香瓔珞其身
分法身以識性別戒香攝身定香攝意慧香攝亂
解脫攝倒見知見攝無明是————八勝
處法集經————者有色見色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
名初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好醜知彼色中得自
在見是名第二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無量若好若
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三勝處內身有色相見

外色少若好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四勝處
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青譬如優摩歌華青色青光知彼
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五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黃
譬如伽尼歌羅華黃色黃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
第六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赤譬如勝頭視婆華赤
色赤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七勝處內身有色
相見外色白譬如優沙私多羅華白色白
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八勝處
三 明 法集經
一 天眼
智明者謂聲聞辟支菩薩諸佛於天勝妙得彼天眼是
名天眼智明二宿命智明者佛於三世境界無有不知
不同二乘是名宿命智明三漏盡智明者證見道時遠
離四漏及煩惱習氣所謂欲漏有漏見漏無明漏不同
二乘所證是如來具足十種名號 菩薩善戒經 所謂如
名漏盡智明 如來具足十種名號 菩薩善戒經 所謂如
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無虛妄故為如來良福田故名為應供

知法界故名正偏知具三明故名明行足不來還故名
為善逝知二世間故是名世解能調伏衆生身心惡故
名調御丈夫能為衆生作眼目故為天人師知善法聚
不善法聚非善非不善法聚是名為佛一土之中無二
佛故名
為世尊
放下中間底
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說法爭奈七日後
捨命來生我界志曰我得四禪定王曰亦不免惡業志
曰如何可免王曰可問佛志即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
云放下着乃放下一手花佛復云放下着又放一手中
花佛復云放下着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
下什麼佛云————志頓悟無生法忍免業
惡世
文殊所問經云何————謂劫濁衆生濁命濁
煩惱濁見濁云何劫濁三災起時更相殺害饑饉
疾病云何衆生濁惡衆生善衆生勝劣衆生云何命濁
十歲衆生二十三十乃至千歲有長短故云何煩惱濁

濁如來悉無

上見

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

未經祇陀

太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持畏脫得罪今欲捨戒
受十善法佛言汝飲酒時有何惡耶答曰國中豪族雖
時時相率賣持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得酒念
戒不行惡也佛言

毬打

雜寶藏經昔有比丘年老昏塞見少比丘說四果法心生羨尚語少比丘願以四果見受於我諸少比丘嗤而語之我有四果湏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歡喜即辦餽饌待之既已諸少比丘弄老比丘語曰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汝果時老比丘歡喜如語諸少比丘即以皮毬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湏彌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復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雖得湏彌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諸少比

邱復以——而語之言與汝斯陀舍果時老比丘益加
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舍
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毬打
而語之言與汝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倍加至心復證第
三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不還果故於色無
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變念念是苦汝更移坐諸少比
邱復以毬打而語之言與汝阿羅漢果時老比丘證四
果已心大歡喜設諸餽饌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
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
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諸少比丘咸皆懺悔戲
弄之罪是故行人若**汝既無心云何言犯**淨諸業障經
至心者求無不獲
持鉢遇媼女咒術因共行欲歸以自責投佛佛問**欲漏**
汝有心耶曰我無心也佛云——
有漏無明漏
淫繫經——者一切內惡覺觀因於外緣
名為欲是名欲漏——者色無色界內

諸惡法外諸因緣是名有漏——者不生滅滅已寂

滅為樂

涅槃經過去佛日未出我於爾時作婆羅門修

行釋提桓因變作羅刹形甚可畏唱過去佛所說半偈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已便住是苦行者聞此半偈心
生歡喜四顧無人唯見羅刹而作是語適所聞偈啓悟
吾心羅刹說耶或非說耶他答我言我不食來已經多
日饑渴所迫心亂謬語非吾本心之所知也我復語之
汝所說者義猶未備若能為吾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為
汝弟子羅刹答曰汝但念法不念我饑實不能說我即
問言所食何物答所食者惟人暖肉及所飲者惟人熱
血我語但為全舉是偈當以身施羅刹答言誰當信汝
為八字故衆所愛身我即答言捨不堅身得金剛身諸
佛菩薩能證是事羅刹即說——語汝
已聞具足偈義當施我身時我踊躍若石若樹處處寫

已即上高木自投而下羅刹復還帝釋之身接我
至地以是因緣起十二劫在彌勒前成就菩提
衆盲

言象

涅槃經一切衆生不退佛性名之為有決定得故
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一

一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為何類其觸牙者即一形
如蘆葦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
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
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
如彼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
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徧知也臣喻此
經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衆生是諸衆生聞佛說已
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
獲得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乃
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
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
六法是故我說衆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

我衆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譬
如牆壁草木合之為舍離是之外更無別舍 楊葉止

啼

涅槃經何為嬰兒行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
樹黃一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

生真金想便一不不然此楊葉實非金也若有衆生欲
造衆惡如來為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受五欲樂衆生
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為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
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方便說言常樂我淨若有
衆生厭生死時如來為說二乘然本無有二乘之實以
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知有斷不斷
有真不真有修 慧燈 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空舍無其
不修有得不得 戶牖經百十年無其人物是室冥
暗忽有天人於彼舍中然其燈明迦葉於意云何如是
黑暗我經百十年住此我今不去有此事不如葉答言
不也世尊彼黑暗無力燈光若生決定須去佛言迦葉
彼業煩惱亦復如是經百十劫住彼識中或彼行人於

一晝夜正觀相應生彼——如葉如是
聖者慧根若生此業煩惱定無所有
光暗皆空無得

無捨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燈光能破一切黑暗而彼

來亦非來迦葉復次燈光又亦非我能破黑暗若非黑
暗何顯燈光迦葉燈——黑——本無自性此二——

——如葉是故智慧亦復如是
彼無智歸於何去非從東方至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

非來迦葉復次有智若生無智即捨非彼有智能壞無
智無智本無有智何顯迦葉有智無智俱無自性此二

皆空無過一木患木患經波瑠王白佛我國中災患

得無捨過一木患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願賜易修要法

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患子一百一
八以常自隨行住坐卧恒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

磨僧伽名乃——子如是漸次度木患子若十若
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

亂無諸誦曲捨命得生第三災天滿百萬過當得斷除
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斷煩惱根獲無上
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患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
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
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
願樂迫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莎
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舍果漸次習行
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
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光音天
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眾喜奉行光音天
人釋迦譜劫初天地大水彌滿風吹漸減次第結沫化
為天宮乃至山巖平陸成洲深壑成海從上至下依
舊建立一一乃飛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在地味
香甘因食彼故體重光滅復飛不起日月始生乃分晝
夜因貪食故地味遂滅復生婆羅婆羅滅故復生粳米
長四寸半朝割菴生因食米故方分男形女相後貪積

聚割不復生後相侵盜無能決者議立一智火光三昧者三摩多為平等王賞善罰惡眾共給之

龍投佛鉢

我釋迦諸佛告諸比丘眾宜各遊方度諸眾生今獨往摩竭提國彼國優樓頻螺迦葉兄

弟學於仙道王臣歸信佛至彼往日暮求宿迦葉答言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火龍其性暴惡恐相害爾佛言但借龍惡不妨迦葉答言宜自隨意佛入室中結跏趺坐惡龍吐火發燄衝天石室洄鎔世尊即入一毒龍所害翌朝往看佛言我內清涼終不為彼外火之焚君所事龍今降鉢中迦葉歡服未曾有也復言雖則沙門神通不如我道真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眾第三夜帝釋眾第四夜大梵眾各下聽法身光洞耀如葉問佛夜夜光現汝事火耶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開法是其身光迦葉又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真迦葉晨朝燒火不然怪其所以即往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

然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
次早劈薪斧莫能舉次斧既舉又莫能下皆至佛所乃
舉乃下迦葉請佛歸家供養佛言先去我隨後往迦葉
既去佛趣闍浮提洲取菓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即
便問言從何道來佛以菓示而語之曰過數萬踰闍那
取此菓來汝可噉之然後如是三請佛亦三往餘三天
下取彼所產之菓皆於先到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
各各強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真也佛語迦
葉汝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起大我慢於是迦葉自知
非真心怖毛豎見佛種種神變殊勝即與五百弟子投
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是故迦葉二弟
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二百五十居
於下流忽見厥兄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必不祥也同奔
兄所見兄與其眷屬削髮被緇愕然咨兄既大羅漢聰
慧過人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捨此道還從人學迦葉
答言然我所學非究竟法唯佛所說能盡生死既遇此

等大聖之尊而不師彼則是無眼二弟啟言
我等亦願隨兄同學並領弟子投佛出家
香臭並兼

盛者先顯

遷受餘報其事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

谷入簷菊林其風便香經於真穢其風便臭若風香臭
俱至則風一風大無形香臭無質然

風持香臭遷之於遠此識捨身五陰宗鏡錄一者謂
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

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
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汙穢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

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此一念
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
八種識

宗鏡錄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七末那識八阿
賴耶識問此八種識行相如何答此八識具三能變一

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
量故三了境即前六識麤了境故解深密經頌云阿陀

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此第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為因招感今生第八異熟心是果問此識周徧凡聖境通為當離此別有真性為復即是答非一非異得此識名不合而成其藏義此阿賴耶識即是真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真俗境界故名藏識如明鏡不與影像合而含影像此約有和合義邊若不和合義者即體常不變故號真如因合不合分其二義本一真心湛然不動若有不信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別求真如理者如離像覓鏡即是惡慧以未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義而生二執起信論云以四種法順習義一淨謂真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體一是真名二是假宗鏡錄萬境無明妄塵為六塵與一心法性為是一為是二若是一不分染淨二名若是二云何教中說無明即法性答——————名因情立真以智

明情智自分真原不動不可定同不
壞世諦故不可定異不失真諦故
自性不歸無所歸

處宗鏡錄教中道自歸依佛等終不云歸依於他故云

一心起既背自原馳散六塵今舉命根總攝六塵還歸
其本一心之原故曰歸命一心即具三寶又云一體三
寶者只是一心心性自能覺照即佛寶心體本自性體
名法寶心體無二即僧寶又云璨大師問可大師曰但
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何者是佛云何為法答
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
福從心

生不在田宗鏡錄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回施
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

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舍利
弗者於一切人中智慧最上而佛福田最為第一不如
佛施狗惡田得福極多是以是故知大
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問曰如汝說福田妙

故得福多而舍利弗施佛不得大福答曰良田雖復得福多而不如心所以者何心為內主田是外事菩薩本緣經偈云若行惠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無有量故知福從心生不因田出別請五百阿羅漢不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捨心福微則勝劣由心豈在田乎施法既爾六度萬行亦然立教

皆為對機

宗鏡錄故知一一一一一機宜不同初小乘

見是實色不說性空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無自性即空無所有如波歸水終教見色空無礙以真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色即是幻色虛相無體是故色即空而常泯空即色而常存要由自盡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空乃是真空舉體互融無有障礙如水入波頓教一色法無非真理所收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更無別法而可顯說水波雙紀圓教起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成立一塊圓明隨舉即色隨舉即空義味自在隨智取用何

以故隨舉一門無不顯現古
德云皆本一心而貫諸法
水波雙絕見上九結毗婆沙

者愛結意結慢結無明結
見結取結疑結結嫉結慳結
十纏毗婆沙論一者忿纏

纏族纏慳纏無
十使華嚴論一者一貪二瞋三癡四
慳纏無愧纏

戒禁取
十邪見
大晃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辯正論

權行漸化慳濟五濁宣布五常
五色光燄照瓶之上

三寶錄沙門康僧會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
人初見謂其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驗僧會

答曰佛晦靈跡出餘千載遺身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
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請期七日會

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斯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
精持齋戒銅瓶盛水燒香禮請七日寂然求申二七亦

復無應權曰欺誑將欲加罪更請三七權又聽之會謂
伴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
等無感何待王憲當誓死為期三七日暮猶無所覩莫
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鏘然有聲會即往視果獲
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一一一一一一權自執
瓶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即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
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
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於鐵砧之上使有力者
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
權甚嗟服即為建塔大法復興蛤生忉利羅池中有一
一兒聞佛說法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見
衆圍繞聽佛說法前詣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刺
蛤頭蛤即命終一一一天尋即思惟我先為畜何因緣
故生此天宮觀見因於聽法得此果報時蛤天人即乘
宮殿往至佛所禮謝佛
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皮紙骨筆
智慧論釋迦文佛為
菩薩時名曰樂法時

世無佛不聞法語四方勤求了不能得爾時有魔變作
婆羅門語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一為一以一為一
以血為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念言喪身無數不
得是利即自剥皮曝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佛知
至心即從下方涌出一念中能行六波羅蜜多智度論
為說深法得無生忍
住大善道中布施不向二乘是尸波羅蜜慳等煩惱及
魔等來不能動心是羼提波羅蜜布施不息是精進波
羅蜜攝心不散無疑無悔是禪波羅蜜與者受者乃至
財物俱不可得
是般若波羅蜜檀為大將妙果智度論出世間檀清淨
聖人所稱譽世間檀不清淨雜諸結使顛倒心著是聖
人所不稱譽問曰云何名檀答曰布施心相應善思是
名為檀又云有信有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
法能破慳貪是名為檀檀有種檀利益檀為寶藏常隨

逐人檀為破苦能與人樂檀為善御開示天道檀為善

府攝諸善人檀為安隱臨終不怖檀為集樂能破苦賊

道聖賢所由富貴安樂之林數得道涅槃之津梁若清

水珠入水即淨智度論若唯有心而無心法者不應有垢有淨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

混濁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令心清

淨以是故不得言煩惱慈悲等法即是心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統

智藏禪師因張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

佛是有是無師皆曰有張云錯師云先輩參見什麼人

來張云曾參百丈凡有問詰皆云無師曰先輩有甚血

屬曰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屬云百丈

占佛和尚莫謗非好師云張倪首而已那箇是不精底統

盤山寶積禪師因行市肆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
精底割一觔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

師於言抵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統要唐州紫玉
山道通祖師因

下有省
于頓丞相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
云于頓這漢問汝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師云——

也于聞已信受貴要天下太平統要世尊纔下生乃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
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
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統要

又一日墮座文殊白椎云——
世尊便下座
真珠統要一日示隨
色摩尼珠問五

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入
袖却擡手云此珠何色王答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

歡云汝何迷倒之甚吾將此珠示之便說青黃赤白吾將一一示之便總不知時五天王言下悟道海有

八味曾有五分律佛告阿難一一一一大海漸深

一鹹味是為八我此正法亦復如是漸漸制漸漸教漸

漸學我諸弟子於所制戒終不敢越有犯必默不宿容

之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諸善男子出家多

得無餘涅槃而無增減有種種法寶所謂四念處乃至

八聖道分有諸大人四果等衆住正法中若有入者同

一解人中有卵生濕生化生 犍婆沙論問曰未知卵生
脫味 人中 有卵生 濕生 化生 云何答曰所謂衆生入於
卵中卵所纏卵所裹啄破而生如雁鴛鴦孔雀鸚鵡鵠
鵠十秋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胎生云何答謂衆生
入胎網中胎裂而生如象馬猪羊驢駱駝水牛野鹿
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濕生云何答謂衆生因竹葦

孔腐樹孔臭肉穢食園廁泥糞熟氣蒸鬱相近相逼相
因而生如蜉蝣蚊蠅蠅蠅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
曰化生云何答謂衆生或就一切根具足身肢節一時
而生如一切地獄一切餓鬼一切中陰一切天金翅鳥
或龍或人問曰四生界有幾生答曰欲界一切四生可
得色無色界唯一一切化生問曰此四生趣有幾生答曰
地獄餓鬼天唯一化生且餓鬼亦胎生畜生及人一切
四生可得問曰云何知一一一答曰閻浮利地多
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鵠鳥形儀極妙隨意所化一失
一在在者共卧一室彼會合時遂生二卵產二童子後
大出家證阿羅漢一名耆尸披羅尊者二名復鉢尸披
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一一一答曰頂生王尊者遮
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
黑半白半立世論若日隨月
漸掩覆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一一若日在月前
行日曰開淨亦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一一

久捨寃親心

莊嚴經論尸利龜多因設火坑并毒食害佛不得悔過號泣世尊告言汝勿憂怖即

說偈言起我我無瞋————右以旃檀塗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其心等無異

金山被瞋

患泥封虛空被愚癡雲蔽

大乘法界論衆生法身既與功德相應何故無有如來德

用應知此如蓮華未開諸悉見葉共包裹故亦如————所————故總

為頌曰如蓮金等未開顯佛體客塵翳亦然足時功德不自益反此則能為大利

磨磚作鏡燈

錄南嶽讓禪師見馬祖坐禪次師欲接之故將片磚於祖庵前石上磨之復磨祖曰作什麼師曰————祖

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祖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

車即是祖無對師又問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

若坐佛即是殺佛若
執坐相非違其理

裴休在甚麼處

傳燈錄裴相國名休入寺燒香因觀

壁畫乃問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裴曰此間有
禪人不曰有一運師後住黃蘗請相見曰休有一問請

下一語師曰請相公問裴舉前話師震聲曰既無舍利
裴應諾師曰一一裴當下知音

再燒兩尊

傳燈錄丹霞禪師宿慧林寺大寒乃取木佛焚之院主訶責師曰我燒取舍利主曰木頭

何有師曰一一後院主眉鬚墮落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傳燈錄初祖迦

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萬衆前因一一獨一一破
額一一世尊云吾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汝可

流布無令斷絕仍授金縷僧伽梨衣入
鷄足山俟當來佛慈氏下生傳付也

倒却門前刹竿

著

傳燈錄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麼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

非性十七

傳燈錄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得優波迦多為給侍因問迦多汝年幾

耶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迦多曰

我身十七也度人籌傳燈錄四祖優波迦多尊者尊者每以一置於石室其室

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中心不生滅即是常道傳

尊者入滅以籌焚之舍利建塔錄五祖提多迦尊者因求出家迦多問曰汝身出家心

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迦多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一諸佛

亦非傳燈錄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謁脇尊者問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脇曰汝何處往師曰我心非

止脇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脇曰鋸義木義錄十

汝非諸佛師曰一一一脇印可度之

二祖馬鳴大士見富那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曰
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曰佛既不識馬知是乎富曰既
不識佛馬知不是馬曰此是——富曰彼是——富復
問曰鋸義者何馬曰與師平出馬又問曰木義者何富
曰汝被我解鉢水針投傳燈錄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馬乃豁悟鉢水針投因謁龍樹知是智人令侍者以
滿——置於座前提婆觀之乃答無者誰傳燈錄十九
以——契於龍樹即為法嗣祖鳩摩羅多
尊者因伽邪行化至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伽邪曰
————鳩摩問語知是異人開闢延入以續祖燈
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傳燈錄二十祖闍夜多
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
而我隣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
幸而我何辜鳩摩曰善惡之報有三時馬凡人但見仁
天暴壽逆吉義凶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

隨縱經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門可與諸佛同矣

夜多夙慧頓發 不起無相 傳燈錄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乃南天竺國香至王第

三子因般若多羅尊者受父王供施無價珠乃問諸王子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解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般若多羅嘆

其辯慧復問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人我最
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
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而般若
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宜名菩提達磨師乃告
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般若多羅答曰待吾
滅後當往震旦直接上根不可勝數時有一師名佛大
勝分為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
五無德宗六寂靜宗徒衆甚盛磨乃嘆曰彼之一師已
陷牛跡况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徧往
論議六衆咸歸由是聲馳五印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
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師遣無相宗中首領波羅提諫之
王怒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性在何處答
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
作用吾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吾有
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
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即說偈

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議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王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嘗師何人答曰即大王叔達磨是也遽詔磨至王開規誠涕泣而謝王後疾作醫治弗瘳復詔叔磨為王懺悔厥疾有間磨愈震旦緣熟具舟凡三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也廣州表聞武帝詔至金陵帝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渡江寓於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有僧神光晨夕參承莫聞誨勵光自惟昔人求道尚喪命亡軀我又何人立雪過膝師憫而問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

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師曰諸佛妙道曠劫精
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
真求光即取刀斷臂師知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
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易名慧可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
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
我與汝安心竟自爾縑白信向迨九年已欲返天竺乃
命門人盡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曰不執文字不離文
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慶喜見阿閼
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內道育曰四大本空
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
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而告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
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今付汝并授袈裟
以為法信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
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

慈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去雲廓然無聖見上與至具奏帝令啓壇只見空棺隻履存焉

汝安心竟

見上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見上

本來無一物

何假拂塵埃

傳燈錄三十三祖慧能大師仕宦之後家貧賣薪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得於何

人客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乃為解釋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可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人皆異之謁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衆曰各述一偈語意相符則付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衆所宗仰於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瑩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衆皆誦念師聞此偈謂同學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偈和之同學皆笑夜

深師密令一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祖見此偈乃潛召師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漸以為教門後以正法眼藏付於迦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於此土迨及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衣用付於汝師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師即南邁衆知共逐至大庾嶺忠明先到師擲衣鉢於磐石上曰此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乃曰吾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大悟師過南海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刺襴二僧對諭一云襴動一云風動師曰風襴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悚然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不赴因問心要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犯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來小兒

羊鹿等機上智不爾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
無明其性無二處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
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
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
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
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
沙簡言下悟
禮謝還闕
幡動風動
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佛來

亦不著無汝止泊處

傳燈錄潤州鶴林元素禪師有僧扣門師問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

但是僧一曰佛來為

拈起布毛吹之

傳燈錄杭州烏

窠道林禪師侍者會通忽一日辭去師問何往對曰諸方學佛法去師曰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

尚佛法師於身上通乃領悟以目開合示之傳燈錄萬嶽慧安國師有坦然

懷讓二人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密作用

師然言下知歸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傳燈錄萬嶽元珪禪師一

曰有異人戴冠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

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獄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一

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

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

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

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任他非佛非心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三十七

我祇即佛即心

佛傳燈錄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言下契直入大梅

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云馬祖近曰佛

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
這老漢惑亂人去——————————僧回

梅舉子熟也

梅子熟上見饑來喫飯困來即眠

傳燈錄源
律師問和

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

一一一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十般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按師大珠海慧禪

師
不昧因果

傳燈錄師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
忽一日既散老人不退而白云某甲曾住

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

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
老人言下省悟作禮云某甲已脫狐身住在山後乞依
亡僧例師次領衆云送亡僧衆皆同測直詣後巖以杖
挑出一枚死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藥便
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
師云近前來與你道藥近前與師一掌師笑云將為胡
鬚赤更有赤鬚胡按打地傳燈錄忻州——和尚凡學
師百丈懷海禪師者致問唯以棒打地而示之

一日被僧藏却棒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燈傳

然後問但張其口
錄襄州居士龐蘊字道元世儒為業少悟塵勞家珍數
萬沉棄洞庭有女靈照常隨製竹漉蘿令驚之以供朝
夕謁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
謁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樂頭共說無生話一
日因丹霞相訪見女靈照問曰居士在否靈照放下籃

子歛手而立霞又云居士在否靈照便提籃而去居士將入滅令靈照出視日午否照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看照登父坐合掌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間皆如影響枕公勝而化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

無誰在井中

傳燈錄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

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仰山後問孰源如何出得井中人孰源曰癡漢————仰山再問為山如何出得井中人為山乃呼慧寂寂應諾為山曰出也仰山曰我在孰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牧牛傳燈錄福州大安禪師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即是文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上堂云大安在為山三

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直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庭前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頓悟元旨按衆南泉

栢樹子

傳燈錄師尋常見僧來問云曾到此間麼云曾到師云喫茶去或云不曾到師亦云喫茶去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

庭前栢樹子按

忍辱仙人

法苑珠林賢劫中有王名歌利與內宮眷林間娛樂王倦

師從諗禪師

少憇諸女因尋花果遙見一一一在彼林中端然靜坐便馳趣之皆集其所頂禮而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矣截之法是可厭惡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應厭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仗劍求覓見彼園統仙人而坐王大瞋怒問之誰耶何誘諸女答曰我是仙人修慙辱道王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修於慙辱我今試之汝得非非想處定即答言不得次第責問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語汝是未離欲人何觀諸

女復言我是修慝辱人王令可伸一臂試能慝不仙人
便伸以劍斬之再問何人答言我是修慝辱人復令再
伸一臂斬之王如前問仙如前答如是斬兩足及兩耳
鼻王心既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
一切身分猶如芥子我亦不生一念瞋慝所言慝辱終
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我未來世得菩
提時不待汝請最初度脫當知慝辱仙人者即今釋迦
是歌利王者即今憍陳那是憍陳那聞已極懷耻愧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八